

红都风云

毛泽东与王明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年争执

◎徐旭初 编著

他少年得志，自诩为理论天才，挟“共产国际”之威，白皙的手在权柄旁若隐若现；
他老沉干练，自嘲为泥腿子革命家，横刀立马，冲杀于湘赣川陕；
他和他，展开了一场对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十年之争。



李德
(奥托·布劳恩)

博古
(秦邦宪)

康生

王明
(陈绍禹)

张闻天

天地出版社

风云系列之一

红都风云

毛泽东与王明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年争执

◎徐旭初 编著

天地出版社

1996年2月

红都风云——毛泽东与王明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年争执
徐旭初著

责任编辑：彭学云

封面设计：海 联

出 版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桂花巷21号 邮编：610015)

发 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成都军区炮兵军械训练大队印刷厂

版 次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2 字数250千 插页4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17.80元

ISBN7-80624-042-X/I·14

目 录

引 子..... (1)

1928年3月，王明委派的特派员周鲁，神气活现地对着毛泽东大发脾气：“泽东同志，你们行动太右，烧杀太少！躲在井冈山苟且偷安，要把你开除党籍。”从此开始了毛泽东与王明长达十年的中国命运之争。

第一章 败走麦城 (13)

王明成了共产国际和米夫的宠儿。1928年，米夫作后台，在斯大林的首肯下，将王明派回国内，欲将其扶持为中共领袖。而此时，许多人反对毛泽东当前委书记，这位伟人第一次失掉军权。

第二章 共产国际支持王明夺权上台 (37)

把瞿秋白拉下马！这是米夫和王明的工作重心。毛泽东远在前线当红四军的前委书记，暂时还不是王明的目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了一天，各个派别都提出了自己的那一套领导名单，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20多

岁、梳着学生头的王明俨然成了中共最高领导。

第三章 王明“借刀”杀人，清洗党内反对派 (65)

王明“借刀”将党内反对派何孟雄置于死地，罗章龙开除党籍，又打倒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然后有计划地派中央代表去全国各地“换血”，对上海江苏王明连“毛细血管”都换了。

第四章 王明吓得跑回了莫斯科 …………… (80)

1931年夏天，中共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恽代英、蔡和森牺牲，胆小的王明吓得跑回了莫斯科。毛泽东指挥3万红军，在20万敌人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15天跑了700里，五战五胜。毛泽东再次领导党和红军。

第五章 大权旁落…………… (108)

王明最初想拉毛泽东一把，但他发觉毛泽东气魄宏大，自己远远不及，便改“拉”为“打”。于是，高强度批判毛泽东，并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到后方从事政府工作。周恩来成为苏区最高首长。

第六章 孤 立…………… (124)

24岁的博古一心要打下一座大城市来做红色首都。毛泽东坚决反对，被斥责为右倾，他无公可办，只好上

东华山养“病”，每日读书看报，教警卫员学文化，吹一吹洞箫以消磨时光。彭德怀啃不动赣州。周恩来力请毛泽东下山收拾残局，毛泽东举目远望，见碧空如洗，足下驿道无限延伸，有一种任重道远之感。

第七章 “养病” …………… (140)

王明决定把毛泽东作为“主要的”“最大的”的危险加以解决。宁都会议，围绕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王稼祥大声疾呼：“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毛泽东莫属。”周恩来进退维谷，但力主要毛泽东在前线主持军事。在上海中央的支持下，毛泽东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毛泽东只好到后方“养病”。

第八章 “要让毛泽东威信扫地” ……… (164)

1933年，戴着深度眼镜的博古从上海消失，不久，他很精神地到达红都瑞金。这位党的最高负责人并不像外貌那样书生气，他有计划有目的地在红都大烧了三把火，把毛泽东围在中央。与毛泽东接近和要好的人一个个被打倒，毛泽东成了光杆司令和未被点破的最大目标。王明在莫斯科拍手称好，大叫博古“枪法高超”。

第九章 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 (178)

博古继续打击毛泽东在江西的支持者：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邓小平被禁闭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房子里写“检查”。毛泽覃写给毛泽东的信被追查，

……毛泽东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第十章 靠边站…………… (187)

毛泽东门可罗雀，与贺子珍住在瑞金叶坪，没有人敢去探望。博古兴高采烈地说：毛泽东成了加里宁，已经有名无实了。毛泽东不停地抽自己做的“喇叭筒”烟卷，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毛泽东彻底被王明孤立了。

第十一章 第一次握手…………… (195)

别人与李德相见，伸出双手，拉着那毛茸茸的手使劲摇晃，非常热情，而毛泽东等李德先伸出手，才把烟卷换在左手上去握，李德很不高兴，认为“毛泽东以生硬的方式向我表示欢迎”，但他印象最深的却是毛泽东。

第十二章 “我哪儿也不去”…………… (207)

虽然毛泽东成了空架子的政府主席，博古仍然觉得他碍事，建议毛去上海养“病”，“洋顾问”李德提议让毛泽东到苏联去“养病”被断然拒绝。毛泽东说：“我没有病。就是有病，我也不去苏联，哪也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

张闻天：“共产国际不会丢掉毛泽东。因为毛是苏区的一面旗帜。”

第十三章 斯大林的注意力…………… (222)

李德嘲笑毛泽东“难道他在病房里也会做出军事计划来?”

斯大林开始瞩目毛泽东，王明心惊肉跳，但随即又陷入一个年轻人的想入非非中。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通讯中断。

第十四章 长征前夕…………… (233)

王明的“拿手好戏”是动不动就给毛泽东扣上“右倾”的帽子!

毛泽东知道中共中央决定长征和博古坚持要把瞿秋白和挨整的毛派干部留下来打游击，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只是抽烟，看地图，在屋子里转圈子，他想发脾气，想跟谁吵一架，想……

随后，毛泽东秘密召见了林彪和聂荣臻，带病赶到长征红军的战略集结地。人们纷纷猜测，毛泽东去干什么?

第十五章 “担架上的阴谋”…………… (248)

红军兵败湘江，博古想拔枪自杀，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则把担架变成了政治舞台。通道会议，毛泽东重新崛起。王明说：“担架上的阴谋所导致的结局，是不会使了解毛泽东的人感到吃惊的。”

第十六章 房子与政治气候的变迁…………… (275)

湘江之战前，博古、李德住最好的房子，毛泽东住的房子等而下之。黎平会议开始，周恩来住最好的房子，毛泽东“每况愈上”，到了猴场，毛泽东住进了一座最漂亮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三间朝南的房子。如今到了遵义，邓发更明白住房应该怎么安排。

洋顾问李德也对住房待遇很敏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住了小洋楼，却让他和博古住土老财的平房，他怎么也想不通，一种失落感激起的愤怒，竟使他歇斯底里起来。

第十七章 张国焘的挑战…………… (296)

在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两河口会师，张国焘骑着白色骏马飞驰而来，泥花四溅，雨珠横飞，下马之前差点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人一身泥。这个细节被旁观者视为骄横和不可一世的表现。

毛泽东微笑着说：“国焘同志，你是不是要开督军团会议，改组中央领导？”

第十八章 毛泽东成为世界级伟人…………… (315)

毛泽东坐在黄土高坡上，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你到苏区采访，是一次非凡的旅程，将像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轰动全世界。”

第十九章 王明回来摘“桃子”…………… (331)

王明激烈批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且声称自己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代言人。

毛泽东称王明是昆仑山下来的神仙。

王明回国之初，毛泽东曾对他谦让。只要注意一下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首脑们的合影，居中的总是王明，而毛泽东总是站在旁边的位置。偶然有一、两张毛王并列站在正中的照片，王明的脑袋只及毛泽东的肩膀。

刚刚败在毛泽东手下的张国焘冷眼旁观地说：“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第二十章 王明高呼学习毛泽东…………… (342)

共产国际表态支持毛泽东。康生与王明划清界线。王明言不由衷，但公开表示了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承认和拥戴。

第二十一章 王明“养病”…………… (352)

王明没有服输，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只好去养“病”。

王明的事情，令毛泽东十分头痛。在他看来，王明犯了一种知识分子通病——多愁善感。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成大事者，就在于他不会软弱和妥协。

第二十二章 成熟…………… (368)

中共七大上，代表们拼命地鼓掌，用力呐喊，向毛泽

东致敬。

毛泽东在掌声中微笑。中共五大时，他还是一个没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共召开六大，他却在井冈山被人无端“开除”了党籍；而在七大会议上，他已经彻底打败了教条主义者王明，改变了一个政党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坐在前排显要位置的王明心情十分难受，他无法等到会议结束，便站起身悄悄地走了出去……

引 子

1928年3月，王明委派的特派员周鲁，神气活现地对着毛泽东大发脾气：“泽东同志，你们行动太右，烧杀太少！躲在井冈山苟且偷安，要把你开除党籍。”从此开始了毛泽东与王明长达十年的中国命运之争。

1949年12月。

暮色苍茫，夕阳如血。一大团血红色的余晖奋力冲破低沉而厚重的灰云，给白雪覆盖的冰雪之都莫斯科洒下一层淡薄的绯红色的光晕。座落在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皇家建筑群，在高大而庄严的深棕色宫墙的重重围裹中，犹如一位巍然独坐，沉默不语的巨人。浅灰色的伊万大帝钟楼傲然耸立在广阔的红场，钟声浑厚的沉重，缭绕的余音，似乎在叹息着逝水流年和人间的沧桑巨变。

下午6时正，56岁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准时跨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毛泽东是接受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盛情邀请，前来参加苏共领袖斯大林70岁寿辰庆典的。

一扇扇厚重而高大的橡树板大门悄无声息地被推开，深红色绣有伏尔加河、乌拉尔山脉图案的羊绒地毯在脚下，曲折延伸……毛泽东庄重而宽容大度地走着，脸上挂着平静而从容的微

笑，心里却思绪万千……

在来的路上，毛泽东对陪同他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发表感慨说：“时间真快呀！记得斯大林 60 岁生日时，我们还在山沟，人家也不大看得起我们。当时，我只能够在延安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表示我们的祝愿。没想到斯大林 70 岁生日时，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真是今非昔比呀！”

王稼祥点了点头，说：“是啊。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支持不少，但也使我们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坎坷，特别是主席您……”

毛泽东没有接话，而是递给王稼祥一支香烟，自己又划上火柴点燃烟，深深地吸着。他的宽阔的额头上，拧出了一道细而长的“川”字皱纹。显然王稼祥的话触动了毛泽东心中的隐痛——那关于江西苏区一段斗争经历的刻骨铭心的回忆。

1928 年 3 月，江西宁冈。

黄昏时分，一大团铅灰色的浓云铺天盖地，飘然而至。巨大的灰云，犹如一床破旧的棉被，把广袤的大地和星散的村镇捂得严严实实。巍峨的井冈山峰峦，则在灰云沉重的压迫下，孤独而突兀。风从西北方的山口吹来，其势汹涌如潮，飞沙走石，扬尘播土。天地间一片灰苍苍的混沌。随后是电闪雷鸣，倾盆大雨滂沱而下。雨水绵密而粗暴，像千百头猛兽在狂奔，突地冲撞大地；又像是天国打开了闸门，天河的洪水倾注到了人间。

毛泽东居住的苍市龙江书院，一座庭院宽大、修竹环绕的小砖楼。他沉默地伫立在暴风雨和越来越朦胧的暮色之中。借助天空不时划过的道道金蛇似的闪电，可以看见，在一丛丛绿竹下，造型别致的假山后，红军哨兵的枪刺闪烁着警惕的寒光……

突然，从毛泽东住的二楼房间里，传出一阵砰砰拍桌子的声

音和激烈的争吵声，冲撞着龙江书院的紧张和宁静。

“泽东同志，你们的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完全脱离了中央的政策！只顾躲在井冈山上，苟且求安！”一个年轻而高亢的声音喊叫道。

“行动太右？烧杀太少？脱离中央政策？”室内，坐在一根长条杉木凳上的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等红军干部面面相觑，充满迷惑不解的目光，一齐投向了毛泽东，然后又扭过头去，看着那个身穿紫色长衫，戴了一副变色眼镜的说话者，新来的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

毛泽东坐在桌子上方，一张棕红色的雕花太师椅上，大口吸着纸烟，压住心中的火气，语调缓和地说：“周鲁同志，我们的烧杀固然是少一点，但这有什么不好呢？把房子都烧光，对革命，对老百姓有什么益处呢？”

周鲁站起身来，跺了跺脚，用手使劲掖了掖颈上那条浅蓝色方格围巾，然后指着窗外，气冲冲地说：“你们看外面，这么多的房子，怎么不烧？使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再强迫他们革命嘛！”

“那，房子烧光了，老百姓住哪里？我们住哪里？”毛泽东尖锐地质问道。

“住房吗，这是小事。等革命胜利后再砌好了，重要的是政策，路线！一定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周鲁神色飞扬地说：“我刚从湘南巡视了过来。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他们决定，要把湘粤大道两旁的房子烧十五里到三十里，叫匪军来了没地方吃，没地方睡，不战自退！你们呢，”周鲁说到这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摇晃着脑袋：“太右了！烧杀太少了。”

“这就是省委的指示吗？”毛泽东面色冷峻地问。

“这是中央的政治决议！”

“岂有此理！难道叫我不顾红军和老百姓的生死，闭眼不看革命实际？”

“对党中央的方针绝对不能含糊、胆怯！”

“盲从只能使革命失败得更惨！”

“党的决议谁也得服从！”说到这里，周鲁似乎记起了什么，接着说：“听说，中央已经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认为你秋暴时没有执行原定决议，攻占长沙，擅自带领部队往山区走，犯了单纯军事投机的错误，已经把你开除党籍！”

“啊？开除党籍？！”众人大吃一惊。

毛泽东也茫然了。又点燃一支烟，大口大口地猛吸着。

“泽东同志，”周鲁望着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说道：“根据中央精神，省委决定，解散前委，前委书记一职自然免除。另外，省委考虑到你已经不是党员，决定改任你为师长。”

室内，一片沉默；室外，雨不停地下着。夜风驱赶着雨鞭打在肥大的芭蕉叶上，声音悲愤而又苍凉。

公元1931年11月1日至6日，在瑞金叶坪，中共苏区“赣南会议”正在秘密而紧张地进行。

在三次“围剿”中大败蒋介石的毛泽东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奇怪的是，他没有受到欢呼和拥戴，而是蒙受了沉重的一击。在中央“三人团”主持下，批判了毛泽东的几大错误：“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撤销了，失去了中共苏区最高领导的地位。

不仅如此。

王明在莫斯科“遥控”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在上海“遥

控”瑞金中央苏区。按照王明的意思，毛泽东还失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在短短5天的会议中，声誉卓著的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重要地位全部失去。

与此同时，蒋介石正整顿兵马，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用陈诚打头阵，积极布置对中共苏区的新一轮“围剿”。

公元1932年8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签署了一个通令，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原来，经过中共苏区最高首长周恩来和前方将士的再三坚持和斗争，那些奉行王明路线的人不得不同意了。

但是，围绕毛泽东，前方和后方领导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前方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为代表。

后方以项英、邓发、顾作霖为代表。

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事情终于白热化了。

公元1932年10月，江西宁都。

已是秋高气爽的日子，碧空万里，耀眼的太阳倾泻而下，看上去宛如半透明的玻璃。秋风吹拂，那些还没来得及收割的晚稻如波浪般起伏，把一轮一轮的金光向四周播散。农民们都在田地里忙着收成。

在宁都县城以北，有一个村庄叫小源村，10月4日，正在收割晚稻的农民们停下手中的镰刀，吃惊地看着一群又一群的保卫人员簇拥着红军的高级领导人来到他们的村庄。

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这里召开。

毛泽东意料到这次会议是后方领导对他极度不满，而想借题发难的时候。

但他从从容容，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从前方赶到宁都。毛泽东到的那天，会议还没有开始，他吃罢晚饭，独自一人在村边

田野上漫步。

夕阳照着一块块田野，风把炊烟送到每一个角落，一切都那么平和宁静，那么温和安详。那种背后和深层的汹涌的激流和斗争，却是隐而不显，若有似无。毛泽东抬头望了望烧得火红的天空，仿佛看见了无数星系的运动、碰撞、聚合与炸裂。

那是一种多么壮观而又几乎不为日常生活所知的伟大的宇宙啊！

毛泽东不停地抽烟，时而眉头紧锁，时而面色开朗。事物的对立统一实在是太有趣了。它不为常人所知晓，只有目光远大睿智的人才能看到它，并从中得到磨练和快乐。

他略有些长而凌乱的头发很随意地飘拂在傍晚的风中，他胸中有一种激情在冲撞，作为哲人和诗人，他现在太想写一些气势磅礴、涵义悠深的诗句了。

他几乎可以脱口而出！

然而，他没有吟出来。

夜色已经笼罩在田野上，毛泽东手中的烟头还在闪烁红光，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还在思考着中国革命的未来，思考着蒋介石的围剿和即将召开的宁都会议。

会议一开始就是激烈的面对面交锋。

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中有这么些话，可以看出会议之激烈程度：

“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点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毛泽东不是那种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的人，只要是真理，是正确的方针、策略，他就会据理坚持、寸步不让。

当然，会议的具体细节已经不可能知晓了，但当时的气氛是